

# Windhaven

# 风港

(美) 乔治 R·R· 马丁

丽莎·图托 著

林南山 译

GEORGE R · R · MARTIN  
LISA · TUTTLE

*Windhaven*

风

港

[美]乔治·R·R·马丁 丽莎·图托 著  
林南山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Copyright © 1981 by George R.R.Martin and Lisa Tuttle  
This edition aranged with Ralph M.Vicananza, LTD.  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**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**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渝字(2010)第 099 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港 / (美)乔治 R·R·马丁 丽莎·图托著;林南山译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 
2010.11  
ISBN 978-7-229-03092-6

I.①风… II.①马… ②丽… ③林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 
IV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1590 号

**风 港**

FENG GANG

[美]乔治 R·R·马丁 丽莎·图托 著 林南山 译

出版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邹 禾 刘 蔓

责任校对:何建云

封面绘图:子唐



**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**  
**重庆出版社**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:18.5 字数:266 千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3092-6

定价:31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# 目 录

序章 .....	1
第一章 风暴 .....	6
第二章 单翼 .....	62
第三章 陨落 .....	175
尾声 .....	281



## 序章

这是一个风暴肆虐的夜晚。

雨点密集不绝地敲打着小木屋薄薄的柠檬木板，女孩跟母亲挤在一张床上，窗外雨声让她无法入睡，在扎人的羊毛毯中瑟缩着。远方不时传来轰鸣的雷声，间或有划破夜空的闪电，透过百叶窗，刹那间照得小屋亮如白昼，闪电过后，一切重归黑暗。

屋顶又漏了，女孩听到雨滴在地板上的声音，那会把地面弄得泥泞不堪，母亲总为此懊恼。可是母亲既不擅长修补屋顶，也雇不起人来做这差事，只能徒然抱怨这该死的屋子迟早有一天会毁于风暴摧残。“那样倒好，我们能再见到你爸了。”女孩对父亲的记忆早已模糊，尽管母亲时常提起他。

恐怖的狂风中，百叶窗在摇晃，木板咯吱声不断，涂油的窗纸猎猎作响，女孩害怕得睡不着，母亲却丝毫不受影响，在这司空见惯的风暴天，她总能安然入睡。女孩不敢吵醒她，母亲脾气不好，如果被孩子小小的恐惧惊扰得睡不安宁，她会生气的。

木墙在风暴中战栗，雷电轰然齐至，毛毯下的女孩瑟瑟发抖，她害怕今晚真的就要被送去父亲所在的世界。

幸好，这一切没有发生。

风暴终于平息，雨停了，小屋里安静下来，黑暗依旧。

女孩将母亲摇醒。

“怎么了？”母亲问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风暴过去了，妈妈。”女孩说。

母亲点点头，起床。“准备出门了。”她叮嘱女儿，并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衣服。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她们得赶紧去海滩。风暴是小船的杀手，女孩知道，那些人港太晚或驶得太远的小渔船会被无情摧毁，甚至有些大型商船也无法幸免于难。风暴之后，挖蚌人会在海滩上找到各式各样被冲上来的海货。有次她们捡到一把金属匕首，卖掉它的收入让她们足足过了两个礼拜阔绰日子。当然，如果想要好东西，就得勤快点，懒人总是等到天亮，也总是一无所获。

她们很快穿好靴子，母亲肩上扛着一个用来装东西的帆布袋，女孩裙子上有好几个大口袋。母亲拎着一根前端带钩子的长杆，用来抓取海面的漂浮物。

“快点，孩子。”她催促着，“不要磨磨蹭蹭的。”

冰冷黑暗的海滩上，强劲的西风呼啸着。母女俩不是来得最早的，已有三四个挖蚌人在海滩上逡巡，时不时停下来翻找什么。海水不断吞噬他们留在沙滩上的脚印。有人还带着提灯，女孩记得父亲在世时家里有个很棒的提灯，后来不得不卖掉换钱，这也招来了母亲的抱怨。她没有女儿夜视的能力，在黑暗里老是磕磕绊绊的，也遗漏许多本该看到的东西。

如往常一样，她们分头行动，女孩沿着海滩往北，母亲往南。“天一亮就回来，”母亲说，“别忘了你还有活干，天亮后海滩也没剩什么好东西了。”女孩点点头，匆忙投入了她的搜寻工作中。

这一夜收获甚少。女孩沿着海边走，盯着地面仔细巡视，不放过一点可能的收获。她喜欢这种搜寻工作，如果她能找到一块金属碎片或是一根手臂般粗细、弯弯的、黄色的、令人怖畏的海妖牙回去，母亲会露出难得的微笑，称赞她是个好姑娘。这种称赞很珍贵，大多时候母亲只会训斥她异想天开，尽问一些愚蠢的问题。

夜晚的星光隐没在初露的晨曦中，她只找到两块乳白色的海玻璃片和一只足有她手掌大小的海蚌，粗糙带花纹的外壳证明它属于可食类中最美味的一种，肉色黯淡滑腻。可惜这样的好东西仅此一个，其他被冲上海滩的基本上都是毫无价值的浮木。

女孩正准备按照母亲的吩咐往回走，突然，空中闪过一道炫目的银色光芒，灿烂如新星诞生，照耀了整个天空。

光芒在北边的海面上隐去，女孩凝视着它消逝的地方，片刻之后，它又在偏左的地方出现。她知道那是什么：飞行者宽大的银色飞翼在清晨第一道阳光中闪耀，他们用飞行作为新一天的开始。

她想要跑上前看个仔细，穿着飞翼的飞行者可比那些小小的水鸟或凶猛的夜鹰漂亮多了，女孩喜欢看鸟儿，更喜欢看他们飞翔。可是母亲还在等她回家，现在几乎已经天亮了。

她跑了起来，如果抓紧时间，奔跑回来，或许能赶在母亲惦记她之前看上几眼。她拼命奔跑，穿过现在才出来搜寻沙滩的懒人，海蚌在她的口袋里跳着。

东方的天际橘色尽染，女孩跑到了悬崖前的宽阔沙地，飞行者通常会从前



方的悬崖起飞,然后降落在沙地上。女孩喜欢坐在悬崖边晃着她的小脚丫,风穿过她的发丝,天空就在她身边。不过今天她没时间享受,得尽快回去,否则母亲会生气。

可惜,她还是来晚了,赶到的时候,飞行者已经在准备着陆。

飞行者优雅的身姿在沙地上方滑翔,双翼从女孩头顶三十英尺的地方横扫而过,她停下脚步,睁大双眼紧盯着。这时,飞行者正掠过水面,倾斜身体,两只宽大的飞翼一上一下,在空中划出巨大的圆弧,径直向岸边飞来。他优雅地控制着高度,掠过沙地,几乎没有被扬起的沙子沾到。

沙地上还有一位青年男子和一位中年妇女,当飞行者降落时,他们跟着一路小跑,协助他完成着陆。随后,飞行者松开固定双翼的皮带,他们帮他卸下飞翼,小心谨慎地收折。

女孩认出这是她最喜欢的飞行者。她知道世界上有许多飞行者,也见过不少,甚至能认出几个,她常见的就是岛上的三个飞行者。女孩想象他们一定是生活在高高的山崖,住在巨大的鸟巢般的居所里,居所的墙肯定是用无价的银色金属所制。三位飞行者中,有位灰头发、表情刻薄严厉的女人,还有个小男孩,暗色头发,相貌英俊,声音悦耳,她挺喜欢他。不过她最喜欢的,还是眼前站在海边的男人,瘦高个子,肩膀宽阔,像她父亲那样。飞行者有张干净的脸,灰色眼睛和红褐色卷发,他总是带着微笑,并且比其他人更喜欢飞行。

“嘿,小姑娘。”他冲女孩打招呼。

女孩惊慌地抬头,发现飞行者正微笑地看着她。

“别害怕,小姑娘。”他说,“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女孩惊慌地往后退缩,她虽经常注视着这几个飞行者,但从来没有人发现她。

“这女孩是谁?”飞行者转头询问正在帮他收拾飞翼的助手。

那个年轻人耸耸肩:“我不认识这个岛民女孩,大概是个挖蚌人吧。我见她在附近转悠好几次了,您要我把她赶走么?”

“不,不用。”飞行者回答,对着女孩微笑,“你害怕什么呢?嘿,没关系,我不介意你来这里,小姑娘。”

“……妈妈说让我不要去打扰飞行者。”女孩怯生生地说。

他笑出声来：“噢，别担心，你没有打扰我。也许等你长大了也可以做飞行者的助手，就像我的伙计们一样。你喜欢干这个么？”

女孩摇头：“不喜欢。”

“不喜欢？”他耸肩，依然微笑着，“那你喜欢做什么？飞行者？”

女孩羞怯地点头。

中年女人嗤笑了几声，飞行者扫了她一眼，皱起眉头。他走向女孩，弯腰牵起她的小手：“好吧，如果你想飞行，那你需要体验下飞的感觉，你想现在就试试么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不过你太小了，可对付不了飞翼。”飞行者说，他用强壮的手臂将女孩抱起，让她骑在自己脖子上。女孩的腿垂在他胸前，小手不知道放哪才好，在他头发上动来动去。“嘿，这样不行。”他说，“如果想成为飞行者，你要习惯把手臂当成翅膀，你能把胳膊伸直并保持不动么？”

“我能。”女孩说，像伸展翅膀一样抬高她的胳膊。

“嘿，很快你的胳膊就会疲劳，”飞行者提醒她，“但是你不能放低它们，否则就无法飞行。一个飞行者必须拥有强壮的、不会疲劳的手臂。”

“我也很强壮。”女孩坚持着，伸直她的手。

“非常棒，准备好飞行了么？”

“准备好了。”她开始上下拍动双臂。

“不不不，不是这样的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不是像小鸟那样拍打翅膀飞行，我想你见过我们怎样飞的，不是么？”

女孩努力回忆着。“鸢鸟！”她突然想起，“你们就像鸢鸟那样飞！”

“有时候是，”飞行者愉快地说，“也像夜鹰，像所有可以展翅翱翔天际的鸟儿。我们不是真的在飞，我们如鸢鸟般滑翔，御风而行！所以不要拍打你的翅膀，要保持双臂伸直，去试着感受风，你能感觉到风么？”

“能。”这温暖的风夹杂着强烈的大海气息，令人陶醉。

“棒了，接下来，伸开你的双臂，去迎接它，让它把你托起来！”

女孩闭上眼睛，去想象风托住她双臂带她飞翔。

她真的飞起来了。





飞行者举着女孩小跑，就像在御风飞行，他随风变化着，当风变强或减弱，他也快跑或慢跑，当风转向，他也突然转向。女孩的双臂伸得笔直，风似乎强了起来，飞行者开始加速奔跑，越来越快，女孩在他的肩上轻轻弹跳着。

“喂！小飞行者，我们就要掉海里了！”他提醒她，“转向，快转向！”

女孩模仿她所见的飞行者那样倾侧双翼，一高一低，飞行者随即向左偏转，开始绕圈跑，直到她的双臂重新恢复水平，他才从圆圈轨迹中跑出来。

他不停地跑，她也不停地飞，他们喘着气，大笑着。

最后，飞行者停止了跑步。“够了。”他说，“初学的飞行者不能飞太久。”他将女孩从背上提起，放到地上，脸上仍然挂着温暖的微笑，“圆满完成训练任务。”

女孩的双臂因为举得太久而酸痛，但兴奋的感觉充斥她全身，像要爆炸开来，太阳已高高悬在水平线之上了，母亲责难的巴掌在家等着她，而这一切都无法冲淡她的快乐。“谢谢你，谢谢。”她向飞行者道谢，仍沉浸在强烈的兴奋中，甚至无法正常呼吸。

“我叫鲁斯。”飞行者说，“如果你还想飞行，尽管来找我。我还没有自己的飞翼继承人。”

女孩急切地点头。

“那么你呢？”他边说边掸去身上的沙子，“我该叫你什么呢？小姑娘。”

“玛丽斯。”她回答。

“真是好听的名字。玛丽斯，我现在得走了。也许下次我们还能再飞一次，你说呢？”他留给小女孩一个微笑，转身准备离开沙滩。助手拿着折好的飞翼离去。他们的背影逐渐在女孩视线中模糊，鲁斯爽朗的笑声远远传来。

突然，女孩朝他们跑去，努力追赶成年人的大步子，在沙滩上留下长串的脚步。

“怎么了？”飞行者听到女孩追来的声音，转身问道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女孩说，她的手从口袋里伸出，递给他那个海蚌。

惊讶浮现在飞行者脸上，很快被他温暖的微笑溶解，他郑重地收下这份礼物。

女孩伸出瘦瘦的手臂，用尽全身力气拥抱了飞行者，回头向来路跑去。她的胳膊伸展在身体两边，跑得如此轻快，看起来就像……在飞。

## 第一章 风暴

玛丽斯在风暴中驰骋，距离海面仅有十英尺。用宽大的飞翼驯化着狂风。她猛烈地、不顾一切地、快乐地飞着，不惧危险，无视浪花打到身上的感觉，亦不受严寒所侵。天空是一片不祥的钴蓝色，风越来越大，但是她有飞翼，足够了。朝飞夕死亦无憾，只要她在飞，哪怕立刻死去都会快乐。

她飞得棒极了。凭着本能在空气中扭曲和滑动，根本不需要思考。她完美地利用每一次上升或者下降的气流，只要它们能让她飞得更远和更快。在跳跃的海洋上，这一切迫使她不能做出任何一次错误的判断。而她改变航向仅仅是为了让自己飞得更开心。像小孩子一样飞得高高的似乎更安全，在波涛之上，尽可能爬升到安全的高度，这样她有着出错的空间。可是玛丽斯像那些飞行专家一样靠近海面低飞，这样非常危险，若飞翼遭遇一次小小的浸水，或者被海浪扑上，就意味着一次笨拙的陨落，接下来意味着死亡。你不可能带着二十英尺宽的飞翼在海里游泳。

玛丽斯是在拿生命冒险，可是她了解风。

她在前方发现了海妖，它的脖子在海面上弯曲成一条暗色水线。不假思索地，她凭着本能做出反应，右手拉紧飞翼上的皮质把手，左臂上扬，她竭尽全力地偏移身体重心，那宽大的银色飞翼轻薄如纱，却极其坚韧，随着她重心的偏移而移动、旋转，右翼转下，前端蜻蜓点水般擦过白色的浪尖，左翼上扬，玛丽斯精妙地抓住了一次上扬的气流，开始往上提升高度。

那一瞬间，死亡——空中死亡——的念头闪过她脑海，但她不允许自己的生命这样被终结——像一只笨拙的海鸥从空中陨落，成为海妖的美味午餐。

一会儿她赶上了海妖，在它攻击范围以外嘲弄地绕圈飞行，在上面她把那怪物看得清清楚楚，光秃秃的身躯埋于浪下，数排光滑的脚蹼有节奏地拍打着水面。一个与其身躯相比显得较小的头颅，缓慢地在它的长脖子上晃动，全然无视她的存在。或许它知道有飞行者，不过不认为他们是美味。

风渐冷，夹杂着海盐的味道，风暴越来越强烈，空中的玛丽斯甚至在颤抖，不过对她来说，毫无疑问是因为兴奋。借着风，她很快把海妖远远甩在后面。现在她又是个人，轻松自如地飞翔在空旷黑暗的海洋与天空的世界，唯一能听到的，是飞翼在风中划过的呼啸声。

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海岛的轮廓显现在海平面上，那是她的目的地。带着旅途终结不舍的叹息，玛丽斯开始降落。

吉娜和托，两个当地的岛民——玛丽斯不知道他们除了服侍来访的飞行者以外平时都做什么——正在着陆区待命。她在他们头顶盘旋一周以引起注意，他们从沙滩上站起来，向她挥手致意。当她第二次盘旋的时候才准备好接引她着陆。玛丽斯开始下降，直到她双足离地面仅有几英寸。吉娜和托在沙滩上追着她跑，每人站在飞翼的一侧，她的脚趾从沙滩表面上掠过，在扬起的沙子中缓缓降落。

终于，她停了下来，着陆在干燥而冰冷的沙滩，她感到自己很蠢，一个着陆的飞行者就像一只背壳朝地的老乌龟一样可笑。如果必要的话，她可以用双腿行走，可是举步维艰，姿势笨拙，当然，这次着陆挺完美的。

吉娜和托开始把她飞翼上一英尺一英尺的连接处折叠起来，每个支柱解锁和折叠相邻部分以后，轻薄的金属织箔松弛下来。当飞翼的所有伸杆收缩起来之后，它成为了沿着玛丽斯背部中轴线对称的两片松弛褶皱的金属翅膀。

“我还以为是科尔来呢。”吉娜边折最后一根支杆边说。她的暗色短发像钉子一般在脸的四周支棱着。

玛丽斯摇头，她说得没错，这本来该是科尔的飞行任务，然而冒着风暴前来的人却是她，当然，玛丽斯渴望这样的冒险。她得穿上飞翼——目前为止仍是“玛丽斯的飞翼”，直到科尔能飞。

“我想下周他就会飞个够了。”托愉快地说，他的金色长发里仍夹杂着些许黄沙，在海风中他有些颤抖，这些都不足以冲淡他的笑容，“所有的飞行，他一定乐意。”他来到玛丽斯身前，帮他解开飞翼的皮带。

“穿着飞翼的人是我！”玛丽斯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，托不经意的言语让她恼怒。他怎么能明白？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明白！他们只是一群岛民而已。

她朝沙嘴上的小屋走去，吉娜和托跟着她。如往常一样，她享用茶点，站在篝火前将身体烘干，顺便暖和起来。对岛民们友善的提问，玛丽斯给予尽可能简短的回答。她需要安静，她需要一个人，她什么都不愿想：这是最后一次飞行了，最后一次。因为她至少曾经是个飞行者，人们尊重她的沉默，虽然失望写在他们脸上。在岛民生活的世界里，飞行者是最常见的跟其他岛屿联系的媒介。风暴日

夜肆虐的大海，还有层出不穷的海妖海怪，各种各样的危险将船只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本岛群。唯有飞行者才是岛民们链接外面世界的纽带，他们为岛民们单调的世界带来有趣的新闻、传说、歌谣、故事和传奇。

“岛长随时准备见你，如果你休息好了的话。”吉娜说着，一边试探着用手搭住玛丽斯肩膀，玛丽斯推开了她，她想着自己跟这些岛民压根不是同类：没错，服侍飞行者对你来说就够了，甚至你还想着嫁个飞行者，科尔是个不错的人选，可惜还没长大。你根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科尔即将成为飞行者，不是我！而这些内心翻滚的话，说出口来却只是：“我已经休息好了，这次飞行再简单不过，体力活都让风干完了。”

吉娜领着她去了岛长居所，他正等着玛丽斯带来的消息。岛长的房间跟普通岛民差不多，狭长、鲜少家具，巨大的石炉中，烈焰发出噼啪的声音。岛长就坐在炉边带垫子的椅子上，当玛丽斯进门的时候，他起身迎接。虽然在岛上，岛长们如神口般受人尊崇，掌握岛民的生杀大权，但飞行者们通常能得到他们平等的礼遇。

在飞行者和岛长都行过惯例的见面礼后，玛丽斯闭上眼开始复述负责传达的消息。她不知道，也不介意自己说了什么，那些词句只是在她记忆和双唇间打了个转，并没有进入她的思想。也许是政治消息，她想，最近的消息都是政治类的。

当消息复述完毕，玛丽斯睁开双眼，看起来岛长对她带来的消息颇感担忧，于是她附送给他一个坚定而目的性明确的微笑。很快，玛丽斯的微笑回复惯有的平静模样。“谢谢你，飞行者。”岛长看起来有点无力，“你干得很棒。”

岛民们邀请她在岛上过夜，不过玛丽斯拒绝了。她得马上上路，风暴会在清晨平息，此外，她喜欢在夜里飞行。托和吉娜陪同她一起，顺着山路走去飞行崖。这里每隔几英尺就有提灯嵌在岩石中，以保证这条夜间的盘山路走起来更安全。

山顶处有一个天然的岩架，人们将它拓宽并延伸，作为起飞平台。平台距地面有八十英尺，海浪冲刷着下方的岩石。吉娜和托帮着玛丽斯展开飞翼，锁紧每个支架，于是，薄而柔的金属织箔伸展开，绷紧，闪耀出银色光芒。随后，玛丽斯纵身一跃。



风托起她上升，她又开始飞翔。下有阴暗的大海，上有肆虐的风暴。一旦起飞，她不再回头，有两双充满渴望与羡慕的岛民的眼睛追随她飞翔的身影，而不久以后，她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
她没有往回家的方向，而是顺风飞翔，在剧烈的风暴中径直向西。不久，雷电齐至，玛丽斯不得不飞到云层上空，以免被闪电击中，烧成一堆枯骨从空中坠落。如果在家那该多好，有个避风港，静待风暴过去。然后岛民们会沿着海岸看看风暴带来了什么礼物，还有些小渔船会冒险去碰碰运气，或许一整天的捕捞不会完全落空。

玛丽斯的双眼甚至能看见风暴在嘶吼，它粗暴地推着她的身体，她在风暴中穿梭，优雅轻盈地遨游在空气的波涛里。突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想到了科尔，于是愉悦的感觉突然抽空，她的身体开始摇摆，继而下沉，玛丽斯反应迅速地改变航向，将自己拉起来。该死的！她诅咒自己的失神，在此之前，一切都那么美好，这次不会让她完蛋吧？这八成是她最后一次飞翔了，所以必须是最完美的一次。噢，说什么都没用了：她失去了自信和肯定，作为飞行者跟风谈的那场恋爱，到此为止了。

她开始逆着风向飞，跟风暴展开了残酷的斗争，直到她浑身肌肉酸疼。但是她赢了，到达了想去的高度。一旦跟风融为一体的感觉抛弃了你，在近海的高度飞翔将变得危险。

她精疲力竭，跟风的搏斗使她疲惫不堪，直到棱角分明的鹰巢岛轮廓出现在她的视野，玛丽斯才意识到自己飞了多远。

鹰巢岛就是海平面上一块突起的硕大无比的岩石，海浪包围着残破的石塔楼，挟其雷霆之怒，似要冲垮那陡峭的岩壁。严格说来，它根本算不上海岛，岛上唯一的出产物就是零星的坚韧不拔的苔藓。在为数不多的岩石裂缝和岩架中，偶有鸟儿在此筑巢。不过最大的巢是由叫做飞行者的鸟儿所筑。此岛无船可泊，此处无人可至——除了飞行者和鸟儿，唯有他们可以在这片黑色岩架上栖息。

“玛丽斯！”

有人叫她的名字，顺着声音的方向，她看到多雷尔正大笑向着她俯冲过来，他的飞翼遮住了天上的乌云。在即将撞上她的最后一刹那，玛丽斯迅速地折身转向，从他扑来的身子底下滑翔而出。他绕着鹰巢岛追逐她，让她一扫疲惫和

酸疼，在飞翔追逐的快乐中沉溺。

当他们降落的时候，大雨骤降，东方吹来的狂风咆哮着，冰冷的空气刺着他们的脸，飞翼在狂风中猎猎作响。玛丽斯意识到自己快被冻僵了，知觉麻木。他们着陆于巨石上凿出的软土坑中，没有助手帮忙，玛丽斯在泥浆中滑行了十英尺才停下来，五分钟后她才找到双脚走路的感觉，接着笨拙地除去缠绕在身上的三角形固定皮带。她将飞翼仔细地系在固定绳上，走到翼尖开始折叠它们。

折好最后一个飞翼关节的时候，她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咯咯声，手臂也酸软无力。多雷尔皱着眉看她完成这一切，他自己的飞翼优雅地折叠好挂在肩头。“你飞了很久吧？”他问道，“我该一早就让你降落，抱歉，玛丽斯，我没有注意到。这一路你肯定都顶着风过来的。这鬼天气，我自己也撞上了不少侧风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噢，是的，我很累，也许不是真的累，起码现在不是，在这里相遇真让人高兴。一次很棒的飞行，恰好是我需要的。旅途最后一部分可不那么温柔——事实上我几乎掉下来了。不过好好飞一次比休息妙得多。”

多雷尔大笑着用手臂圈住她，她感觉到他飞行后的身体如此温暖，相比之下，自己却是全身冰冷。他同样感受到了，更紧地拥着她。“在你冻僵之前先进屋去。加思从肖坦群岛搞到几瓶可瓦斯酒，现在八成有一瓶正火热得想往你胃里跳去。酒和我们都能让你暖和起来的，玛丽斯。”

鹰巢岛的公共休息室总是充满了温暖和快乐，虽然它也总是空空荡荡。加斯也是个飞行者，比玛丽斯大十岁，矮个子，肌肉发达，是鹰巢岛的唯一驻民。他坐在火边，抬头招呼他们。玛丽斯很想回答他，可她的喉咙被渴望堵塞，牙齿也紧靠在一起。多雷尔领她到壁炉边。

“我像木翼那白痴一样，让她挨了这么久的冻。”多雷尔说，“可瓦斯酒热好了没？快给咱来点。”他迅速高效地脱下又湿又泥泞的衣服，从火堆附近扯出两张大毛巾。

“我干吗要在你身上浪费我的酒？”加斯咕嘟着，“给玛丽斯还差不多，我当然乐意，她这么漂亮，又是个优秀的飞行者。”他对着玛丽斯的方向滑稽地鞠躬行礼。

“你一定得在我身上浪费你的酒。”多雷尔一边用毛巾擦拭着身体，一边说，



“除非你打算把它们浪费在地板上。”

加斯回应了他的挑衅，于是抬杠开始，威胁和漫骂的字眼在两人之间飞来飞去，玛丽斯没有听他们说什么——全是老掉牙的词汇，她听得够多了。玛丽斯拧干头发，看着水滴在石地上，拼成奇异的花纹，并迅速蒸发消失。她看着多雷尔，试图去回忆他那劲瘦有力肌肉发达的身体——一个优秀飞行者的身体——不过很快变成了他的脸，正在跟加斯斗嘴的脸。当他察觉到玛丽斯的注视时，他收起了粗鄙的神情，连眼神都温和下来。加斯最后一句俏皮话也被沉默吞噬，多雷尔温柔地触碰着玛丽斯，沿着她下颌的棱角。

“你还在发抖呢。”他从她手中抽出毛巾，并把她包裹起来。“嘿，加斯，在瓶子爆炸之前，赶紧把它从火上拿下来，让我们都暖和暖和。”

可瓦斯酒——一种加了葡萄干和坚果的烈性香料酒，非常带劲。她咽下一口，立刻在血管中引燃了一根火线，颤抖停止了。

加斯对她微笑：“棒极了，是不是？别对多雷尔感恩戴德，我从一个黏糊糊的老渔民那骗了整整一打，他从一艘遇难船上捡到的，压根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，他老婆又不想把这些垃圾放在家里。我拿点小玩意就骗来了，一些金属珠子，本想拿来给我妹的。”

“那你拿什么给你妹妹？”玛丽斯从呷酒间隙挤出一句问话。

加斯耸耸肩：“她？她只是损失了一次惊喜而已。下次我去坡维特的时候再给她弄点东西得了，一些彩蛋挺不错的。”

“除非他在回来的路上没有看到其他可以交换的好东西，”多雷尔说，“加斯，等你妹妹拿到‘惊喜’的时候，会震惊得来不及快活的。你这个天生的奸商，假如有人出得起价，你连飞翼都能卖掉。”

加斯不高兴地哼了一声。“闭上你的臭嘴，你这鸟人。”他转向玛丽斯，“你弟弟怎样？我都没见过他。”

玛丽斯轻啜一口酒，双手紧握酒杯，力图使自己平静下来。“他下周成年，”她谨慎地说，“他将拥有飞翼，然后我无从得知他的去向，说不定他不喜欢跟你作伴哦。”

“嘿，他为啥不喜欢？”加斯用受伤的口吻说着。玛丽斯挥挥手，强迫自己露出笑容，她已经不在意了。“我喜欢他。”加斯继续说着，“我们都喜欢他，不是么，

多雷尔？他年轻，安静，或许有点过于拘谨，不过他会长大。当然，有时候他跟一般人不一样——噢，他会讲故事！还会唱歌！嘿，那些岛民看到他的飞翼就会爱上他的。”加斯惊奇地摇头，“他从哪学来的？我可比他飞得多，可是……”

“他自己创作的。”玛丽斯说。

“自己创作？”加斯惊呆了，“他将是我们的歌手，下次竞赛中我们可以从东方人手上夺回胜利了。我们西方的飞行者是最棒的，”他忠实地说，“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称得上歌手的歌手。”

“上次可是我代表西方人唱歌的。”多雷尔抗议。

“所以我才这样说。”

“嘿，你自己呢？唱得像只海鸟在尖叫。”

“也许吧，”加斯说，“可是我从来没有像某人一样自我感觉良好。”

玛丽斯忽略了多雷尔的反击，她的思绪已经从他俩的吵闹中飘走，凝视着火焰，她想着心事，捧着仍温的饮料。在鹰巢岛，她感到平静，哪怕刚才加斯提到了科尔。还有奇特的温馨，没有人住在这个飞行者山洞里，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里是一个家。她的家。她无法想象自己即将和这里道别。

她想起了第一次来到鹰巢岛的时候，快乐的六年前，她刚度过成年日。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，为自己第一次独自飞这么远而骄傲，还有慌张，以及羞怯。在这间屋子里她找到一打飞行者，围坐在火边，饮酒、欢笑。聚会正在进行中，可他们都停下来对着她笑。那时候加斯还很年轻，多雷尔就是个比她刚大一点的瘦弱男孩。她不认识他们，但是赫尔默——来自邻岛的一个中年飞行者，也在他们当中。他介绍大家给她认识，直到现在玛丽斯还记得他们的脸，还有名字：来自库赫的红发安尼，后来胖得飞不动的福斯特，老贾米斯。尤其有个绰号渡鸦的傲慢年轻人，他穿着黑色的皮衣和黑色的飞翼，曾为东方人连续三次赢得竞赛。还有一个瘦高个金发的女飞行者，来自外岛，这次聚会就是为她举行的，很少有外岛人飞来，因为太远，非常非常远。

他们热情欢迎玛丽斯，她几乎取代了那个金发女人成为宴会的主角。他们忽略了她的年龄，像对待成年女人一样为她斟酒，让她唱歌，给她讲飞行的故事，虽然大多数故事她都听过，可从来不是在这种场合。最后，玛丽斯感觉她完全融入了飞行者的群体，他们的注意力从她身上转移，欢庆的宴会又重新回归





到往常的流程。

这是一个奇妙的、令人难忘的宴会，而那天发生的一件特别的事更是璀璨地燃烧在她的记忆里，永难忘却。渡鸦，那群人中唯一的东方人，难免跟其他人格格不入，备受嘲弄。最终，在一点酒精的催化下，他开始反抗。“你们自称飞行者。”他说，声音像鞭子一般，玛丽斯到现在都记得，“来，跟着我，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飞。”

所有人跟他到了外面，鹰巢岛的飞行崖，也是所有飞行崖中最高的。六百英尺的垂直高度，崖下乱石犬牙交错，海浪冲击着它们，在乱石罅隙狂暴肆虐。渡鸦穿着收起的飞翼，走到崖边。他仔细打开飞翼的前三个支架，不过没有锁好固定，铰链仍是活动的，打开的金属架跟着他的手臂灵活地滑动，其余部分他仍然保持收折状态。

玛丽斯很想知道他打算干什么，很快她有了答案。

渡鸦开始助跑，尽全力纵身一跃，从飞行崖边直落而下，他的飞翼仍然收折着。

玛丽斯倒抽一口凉气，赶紧跑到崖边，大家都往崖边靠拢，有人被吓得面无血色，也有人咧嘴笑着。多雷尔站在她身边。

渡鸦如失足之人一般跌落，双臂仍然贴在身边没有张开，飞翼上的金属箔像斗篷一样在风中飞舞。他以头朝下的姿势往崖下岩石上撞去，那一刹那，连时间都快停止了。

就在他即将撞上岩石的一瞬间，玛丽斯几乎都快听到渡鸦的头撞在岩石上的闷响——灿烂耀眼的银色突然闪过，飞翼张开如神来之笔，渡鸦被风托起，开始飞翔。

玛丽斯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，西方最年长的飞行者贾米斯对此仅付之一笑：“渡鸦的小花招。”他低声道，“我都看过两次了。他给飞翼的金属架上了油，当他落到让你提心吊胆的时候，把飞翼一甩——用尽全力地甩，铰链借着这股力滑动，飞翼一节节伸出，金属架自动锁上。是的，干得漂亮，不过我赌他在之前练了无数次。要是有一天，他飞翼上的某个铰链突然卡住，我们就得跟渡鸦大人说拜拜了。”

即便如此，渡鸦犹如魔术般的表演仍然让大家震惊。玛丽斯早就厌倦了飞